

散文組

總評

凌性傑



二〇二二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工作，由林文義老師、吳鈞堯老師、孫梓評老師、黃信恩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孫梓評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

會議開始，五位評審各自描述心中理想的散文，以及閱讀這次參賽作品的心得。幾位評審不約而同表示，許多篇章硬湊到將近五千字，沒話找話說反而容易暴露缺點。散文敘述需要節制與留白，三、四千字可以完成的，大可不必因為想讓篇幅壯觀而刻意堆砌字數。今年有不少作品令我們感動，匿名的書寫者掏心掏肺鋪寫精彩的生命故事以及個人覺知，其中心念力量無比飽滿，字字句句像是會發光。高明的取材加上有意義的細節，都是讓散文好看的關鍵。

與這批稿件相遇，經歷初審、複審、決審，同一篇作品多讀幾次，或許更加喜愛，或許感動遞減，畢竟眼緣與耐看是那麼神奇的事。今年的疫情書寫減少，家族親情故事仍為大宗。此外，同志情慾、女性意識寫得生猛有力，職人故事、職場遭遇亦各有精彩。最吸引我注目的，是那些日常情緒起

伏。每一種身份、每一個年齡段，生活的悲喜憂樂往往只有自己明瞭。面對外在變化、心緒波折，安頓好身心，才能安頓好散文，這些不知名的書寫者提供自處之道，他們的睿智達觀深深打動了我。有個性的人，寫有個性的文章，也是這次散文獎得獎作品的一大特色。

各種學科都必須講究理性科學，唯有文學能夠稍微放肆張揚，寬容地對待神祕，包容非理性，允許思想情感的越界，探測最廣袤的心靈荒原。

決賽會議前，五位委員各自圈選五篇作品，結果共有 20 件作品進入決選：得 3 票有 1 篇（〈滷燉〉），得 2 票有 3 篇（〈姊姊〉、〈中年膨拱〉、〈僅僅一個箱子〉），餘為 1 票作品 16 篇。〈僅僅一個箱子〉是一篇語調迷人、氣質獨特的文章，職人境界寫得清雅脫俗，但行文之中不經意暴露個人創作與個展名稱，作者身份呼之欲出，有違匿名參賽的原則，不得不忍痛割愛。這樣的遺憾，或可提供往後的參賽者思考。

每一篇進入決選的作品，都是水準之作，經得起反覆閱讀檢驗。〈滷燉〉敘述手法老練，其功力火候深得飲食散文的精髓。烹飪裡的滷燉技術，直接連繫到人生體悟的魯鈍愚癡，觀照人情世故，對比工整，確實是匠心獨運。〈姊姊〉的敘述視角很特別，刻意不用「我」這個人稱，全文聚焦「他」與「姊姊」的成長歷程，「由親人變客人」的感觸讓人讀來唏噓，結尾尤其精彩。〈中年膨拱〉筆調語氣頗似去年的〈消逝的書桌〉，有樸素自然之美。書寫者透過家屋裂變與修繕，

寫中年勞心勞力的處境，一方面審視夫妻關係，一方面鋪陳職場倦怠。「中年勤懇，配合裝修」的人生態度，是作者的調適之道。〈外出公投〉雙關公民參與和同志情慾，寫得潑辣鮮活，是聰明外露之作。〈賒氣的人〉結構方式特別，頗類前幾年的〈家在白城〉，此文亦有歸有光項脊軒志的情調，行文優雅老派。

〈徙居〉談論空間與感情，「一個人住」意味擺脫感情依附，人生路上，隨身行李其實可以很簡單。〈水勤大夜〉交代公務員的日常，敘述方式渾然天成，作者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體制觀察者，文中不帶恨意與憤怒，甚至有一點溫柔，這是可貴的書寫特質。〈蒼蠅〉處理女性處境，眼光相當銳利，敘述很有姿態，深入剖析當代社會「厭女」情結。〈薄荷胭脂雲〉以薄荷、胭脂雲兩種植物對照現代女性的生活，談空間、談歸屬，相當有幽默感。家屋空間的抉擇，亦是人生狀態的標記，這篇散文的好處是很會聊天，聊得行雲流水。〈自由的蝦〉素樸而有力量，看他（這暖男）回首前塵往事，似有一股暖意湧上心頭。〈煙囪養大的〉直接扣合經濟與環保的兩難，寫出英雄人最沉痛的心事。煙囪、工業讓許多人得以謀生，卻也是致命的傷害。〈三〇七室〉裡，有最尖銳的自剖，作者沒有放過自己，逼問那種寂寞又荒涼的感情關係，辛曉琪式的「領悟」原來那麼痛、那麼強。

面對散文作品，做一個任性的讀者，大可以放縱自己的感性與好惡，在文字世界發現能量的傳遞。辨別好能量與壞能量，進行能量清理，是我近年來的功課。在某堂寫作課上，

我與學員討論：有沒有辦法辨識火車站前的乞討者所說的一切是真是假？有沒有辦法讀出某些散文裡貌似真實的虛偽？許多真假莫辨的時刻，張國榮演唱的〈沉默是金〉提供安慰，歌詞裡的「是錯永不對真永是真」影響我寫散文的態度，我想那正好也是做人的態度。

創作者的心識有多高遠，筆下的境界就有多高遠。庸俗是品味的大敵，只有先讓眼光不俗，敘述的方式不俗，才能寫出不俗氣的散文。感謝今年的參賽作品，讓我看見幽深的人生風景。祝福所有創作者，永遠不負天真，持續享受與世界的對話。

散文組 會議紀錄

時間：2022年8月8日（一）下午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吳鈞堯、林文義、凌性傑、孫梓評、黃信恩

（順序按姓氏筆劃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李毓敏、林莉瑄

《聯合文學》雜誌 邱美穎、羅翊禎

紀錄：謝欣珈

攝影：羅翊禎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委員們共同推舉孫梓評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孫梓評（孫）：先請五位委員簡短發表意見，再從一票開始看有沒有人附議，沒有就放棄，再進行給分。先請性傑開始。

凌性傑（凌）：今年看散文的心得很快，從一百八十幾篇選到最後二十篇，我覺得真的可以幫他們編一個精選集。整體印象裡面，我看到充滿精彩的人生故事，這些書寫者都是掏心掏肺地向陌生人敘述個人的人生經驗、坦露內心世界。最吸引我的是其中很多篇富生命力，文字技巧不是這麼成熟的作品，而且在這一次的評選裡面，我覺得這些文字能量非常充實，某些信念的力量好像在發光一樣，會深深吸引我去注視它。職場生活描述相當多元精彩，很有現場感。有幾篇

同志情慾、女性意識的作品，寫得相當生猛有力。這次入選的二十篇作品類型眾多，疫情相關的題材則漸漸減少，顯示大家已經習慣與疫情共存。看完稿件之後我在想散文還有哪些可能，甚至是文學獎的散文還有哪些可以嘗試的形式。這次徵稿還是限定五千字以內，五千字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魔咒，大家都拼命想要寫滿，所以我這次特別選一篇由好幾則小短文拼貼出來的作品，目的是探討拼貼式的寫法可不可以被文學獎所接受？這也是我在考慮的。另外若是文學獎調降字數規範，或許能讓投稿者意識到不一定要寫滿，適度留白會讓整體散文的完成度更高。這些作品有日常的情緒起伏，讓我很被觸動，這些文章中，每一個年齡段、每一種身份的自處之道、人怎麼樣對待自己，這些作品都寫得非常精彩。他們安頓自己身心的方式，也影響到如何安頓散文的句子、字詞，我很喜歡這些作品，這些都是有個性的人寫出來的「有個性的散文」。

吳鈞堯（吳）：如同性傑所講的，我對五千字也有所感，這批投稿者看起來對寫作觸碰的不是很深，常有以前作文的習慣，認為寫多會有筆水分數，所以很多會到達四千、五千字，但對我們來說會覺得「為什麼要寫這麼長？」這次的整批稿子我有兩個特色想要指出來，一個是寬鬆，另一個是跨界。寬鬆的意思是比較負面的、比較鬆散，像剛才講的拼貼式的作品，我們也可以說那是一種技巧，用得不好會有點鬆散，但鬆散正面解釋的話是很有生活感，但這也是一個矛盾，要有生活感就不能同時緊緻一點嗎？就像成為一個美女不是應該皮膚要好一點

嗎？不能只有靠化妝。把鬆散等同生活感是帶有一些矛盾。另外一個特色我認為是跨界，像很多篇提到政治、性的議題，尤其寫到性，有些字眼很露骨，我在想關於政治、情慾的書寫，由小說來處理可能更加適合，也因此從中看到部分在小說與散文間模稜兩可的作品，如〈三〇七室〉就帶一點小說的味道，作者甚至也毫無忌諱使用第三人稱來寫。本次有不少寬鬆的作品，正面來說是生活感很強；也有作品混淆在散文與小說的模糊地帶當中，我看到這兩個特色，謝謝。

林文義（林）：就像鈞堯剛才所講的，就像看到一個百花園，不會說有些地方的文學獎就只寫某個地方，主題真的是海闊天空。我有挑到一篇香港來的作者，他在這邊一直找尋香港的景物、生活的對照，發現這裡有海、有港很自在。前面提到的五千字我也深有所感，最起碼我在想散文是不是訂定一個字數，寫作者就不得不一直去敘述。此外我在評審的時候看到很多類似小說的作品，忍不住納悶這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甚至加入對白，也可以看到有些作品為了字數而小說化。無論如何這次可以看到多采多姿的作品，就像高雄有不同的風情。對在座來說我可能是快要退場的老先生，但我絕對不會說一定要用以前的標準來看，會盡量以這個世代新的年輕人去看，因為每個人的思考不一樣。但是我希望它是誠懇、誠實的。其實真的像性傑講的，我們挑出來的每一篇都是不一樣的面向，令人驚喜，我想我們應該能很快得到結論。

●

黃信恩（黃）：各位評審大家好，我大概說一下這次閱讀稿件的心得。整體來說這次入圍二十篇作品內容相當多元，剛好今年我也評了台北的文學獎，有蠻多的租屋、工作、疫情這類的主題；但在打狗鳳邑文學獎中比較沒有看到。整體來講此次作品文字偏向樸實，比較少看到詩化、或是個人風格非常強烈的散文。以往在評文學獎的作品都會有幾篇，但是這次比較少。我在讀這次作品有一種感覺是，有時好像在看《聯合副刊》的繽紛版，就像剛才性傑老師說的生命力、有故事，其實我非常樂見。文學獎就是鼓勵很多市民來創作，然後重整他們在這個城市上的記憶，不過很可惜雖然有些作者有特殊的經歷，但是寫起來卻沒有非常深刻，比方說沒有入選的〈生命之歌〉，他是一個隨車的售票員，在文章中有寫到高雄客運的歷史，作為一個高雄人我讀起來非常有感觸，好像可以透過這篇文章了解我們上個世代在高雄發生的事情。我覺得文學獎有鼓勵到大眾去收集、回應他們對於高雄的記憶。不過因為是文學獎，要考慮的東西非常多，包括文字、文學性、結構、主題的深刻度。我大概說一下這次選擇的重點，第一個還是閱讀完這篇文章帶給我的新意跟亮點，這可能是題材、文字、句法還有故事，是我推薦這篇文章的原因；第二個是我會期待讀起來讓我有更多省思，或是把我帶到一個議題的空間，或是我可以在他所建構的情感事件有一些迴盪。等下逐篇討論當中我會再細講，以上就是我對這次作品的一些看法，謝謝。

孫梓評（孫）：這一次讀稿子，不少作品參賽者屬於「師／

生」，部分作品可以讀得出是國文老「師」的寫作，可能基於題材或內容的顯示。同時也有不少學「生」作品，讀起來像作文。此外有些參賽者頗具意識書寫高雄地域性，發展成篇。過去我常覺得，透過寫作提供他人不曾經歷的細節，是每一個寫作者之所以應該寫作的原因，但這次讀到多篇作品，在細節和瑣碎之間，界線模糊。當豐沛的內心戲透過文字表現，有時候那種瑣碎感甚至會集中成一種雜音。我審稿時，希望挑選主題比較罕見珍貴的，所以第一次選出的五篇，都可以歸類為某種少數：性、性別以及身分的少數。同時希望，寫作者可以透過對文字的藝術要求，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說話聲音。看文學獎作品好像和平時讀書不太一樣，文學獎寫作是單篇的競賽，允許強度比較強的寫作，那種強度，如果整本書讀下來會很累，但在文學獎單篇之中，相對能比較突出。另外，做為文學獎評審，我們會被迫要花兩次、三次的心力去讀同一篇作品，如果因此魅力遞減，失去一開始驚艷的感覺，便會因此調整我對它的原始判斷。

複選結果

本屆散文組總收件數為一百八十三件，複審結果共二十件作品進入決選。三票一篇，兩票三篇，一票十六篇。

票數	作品名稱	投票評審
三票	滷燉	林文義、黃信恩、吳鈞堯
兩票	姊姊	凌性傑、吳鈞堯

票數	作品名稱	投票評審
兩票	中年膨拱	凌性傑、黃信恩
	僅僅一個箱子	凌性傑、孫梓評
一票	外出公投	孫梓評
	記日	林文義
	賒氣的人	凌性傑
	復健花園	吳鈞堯
	徙居	林文義
	水勤大夜	凌性傑
	蒼蠅	孫梓評
	我是鳳梨園裡長出的一棵玉蜀黍	吳鈞堯
	薄荷胭脂雲	孫梓評
	自由的蝦	黃信恩
	字醜的人	黃信恩
	治病	吳鈞堯
	煙囪養大的	黃信恩
	給黑牧	林文義
	來賓，來坐	林文義
三〇七室	孫梓評	

經評審委員由一票作品開始討論，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進入最後決選投票。

一票作品討論

〈外出公投〉

孫：這篇是非常聰明的寫作者，除了能把玩文字的各種諧音想像，還可以透過文字的藝術表現去操作議題，他把性和政治這兩件事情聚焦在公投前夜，兩個男生透過交友軟體相識，寫他們如何展開性愛，過程中種種一語雙關，意在言外的情節，都是對政治的表態和嘲諷，作者文字幽默辛辣搔到癢處，卻也因為這完美的對位，讓我感覺有點猶豫，內容所寫可能並非寫實，作者也許只是想到一個很好的點子，可以讓所有元素都能對號入座。但仍覺得是值得拿出來討論的一篇。

凌：我附議，作者真的蠻聰明的。其實從三〇年代之後的小說有一套書寫性與政治的模式，學者把他們定義為「革命加戀愛」，這個顯然已經變成是「政治加性愛」的呈現方式。早期李昂處理了很多，所以我覺得作者厲害的是把公共事務、公民參與對照身體情慾來書寫。我覺得第六頁：「我不知道我說的是性還是政治」可以先留白，讓讀者有一些想像，連結性與政治方式可以再參差、破碎一點。這篇讀來有點時差，因為公投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我們好像也已經淡忘了，所以讀完還要再 GOOGLE 一下原來的時空情境，當時對公投的激情可以對照寫約砲經驗的激情，那個激情的狀態跟政治是可以結合的部分。我覺得所謂的文氣，或是語調，最基本的就是和標點符號、字詞的選用有關，這邊字詞的選用有一些奇怪的地方，跟現在語境不太融洽，比如說第一頁的「也似」，

第三頁「明兒個」、「哥兒」、「心理嗑呼著」、「聲音賊大」、「饞出口水」，措辭方式有一點彆扭，我會覺得他的生活語境好像不太會用到這樣的詞彙，可是為什麼寫作的時候要用這樣的詞彙來鋪陳性和政治，讓我有點疑惑。

討論結果：獲凌性傑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記日〉

林：這篇我不堅持。因為吸引我的是題材，獸醫跟兔子，我想信恩醫師看到這篇應該會比較有感覺。這篇我不堅持。

〈除氣的人〉

凌：這篇的形式是我特意選出來的，結構方式很像前幾年得獎的〈家在白城〉，是用片段拼湊、組構起來的。現實生活的部分能看出作者有很深的在地經驗，這種拼貼式結構有一種很老練的語氣。如果他就是〈家在白城〉的作者，那他的年紀非常輕，但這是一個老靈魂的敘述方式。第二頁的鋪陳方式挪用了歸有光《項脊軒志》寫家中門戶之間的空間結構，把它挪換到高雄來寫。題目〈除氣的人〉的「除」意義不太明確，以本意來講是欠的意思，引申義有寬恕的意思，再來也可以通奢侈的「奢」，這種多重意涵他用在標題，但主要連結卻是阿祖吸菸會咳出雲團，跟自己的支氣管、呼吸有關的連結有些弱，既然要取名叫〈除氣的人〉，在呼吸這件事情上跟生活的連結應該要更深。我被他吸引的是在記錄空間、呈現記憶場景的時候，敘述是很動人的，行文優雅老派，其實也不太是這世代的年輕人會使用的，有一種刻

意老成的世故感。還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支持一下這篇，這個作者很年輕，可是已經寫出自己的風格。

吳：我來講一下好了，這篇的話我搞不懂為什麼要寫很多令人目不暇給？我也看得出來剛剛性傑講的那些優點，可是他就是一个散文，我覺得他是不是把小說的企圖放在散文當中，變成這個容器不夠他裝，這是散文的結構嗎？對我來說實在太多了。

〈復健花園〉

吳：〈復健花園〉故事非常簡單，寫一個受傷的人如何去做復健的過程。像信恩是醫生，會碰到很多病人，病人去任何地方都會自怨自艾，怪醫生、怪誰，就是不怪他自己，被別人治療彷彿理所當然，你是醫生就要來治療我，但我看到文中這位病患是抱著感恩的心，他雖然也很辛苦，但是抱著感恩的心去答謝在他受傷罹難、傷害發生的時候幫助他的人，文本中把這麼多幫助他的人用花，仙人掌花、曇花，一些特色植物來做呈現。從作者處理的手法中看到一個病患對醫生的觀察要很細膩，一般來說很少描寫病人怎麼去看醫生，作者讓我看到作為患者的同理心，這點打動了我。

黃：剛剛聽了鈞堯老師用這個觀點來想這篇文章，確實是它的優點。那我沒有選這篇的原因也是剛剛評審有提到的，五千字的字數限制。我會覺得這篇文章有點絮絮叨叨。他把「復健花園」分三個區域來寫，職能治療室、徒手復健區跟器械復健區，

把觀察中的職能治療師、復健師用花卉植物來比喻、想像。他有提到這些人性的思考，不過我覺得有一點陳舊、比較沒有亮點，比較有創意的地方是他把復健的場域比擬作為一個花園，不過拿掉這些我就覺得沒有特別讓我印象深刻，所以我沒有選它。另外我覺得這篇遣詞用字還有經營略顯生澀。

凌：前三頁寫得非常漂亮，文本中描寫不管復健師會不會反對，硬給人家取綽號的情節我覺得很有創意，因為這些綽號才稱之為花園。他取了仙人掌花、白玫瑰等等，敘述看到的這些復健師都是花，這是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有點可惜第三頁之後焦點就散掉了。

〈徙居〉

林：這篇我並不會很堅持。但如果以高雄文學獎來說的話，這篇是用高雄來照映香港故鄉的作品，我覺得寫得像高雄的海風一樣很自然、心境很自在，但不是我心中絕對要入選的作品，不曉得性傑老師怎麼看？

凌：一開始我有選這篇，我非常支持，文本中寫自己感情的狀態是很安慰到我的，寫他的生活之所需、他要搬家的時候隨身行李很簡單，呈現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能過到極簡的方式，他也非常直白地說他就是想談戀愛、想一起晚餐、想一起看電影；講伴侶的時候也把提到伴侶是人生中最值得的投資，一個人住感情的依附也就順帶取消等描述，這樣的狀態我覺

得在文章裡面處理得非常好，後續情節提到和前男友一起養的狗在分手後交託給其他人照顧，原來前男友也有了新男友，我覺得在處理這些繁雜的感情糾紛時，文字裡面正向、明亮的感覺我很喜歡。

討論結果：獲凌性傑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水勤大夜〉

凌：這篇是很素樸的作品，敘述者是一個觀測降水量的公務員。我覺得公務員生活是所有的職業裡面最難寫的，要如何在日復一日、重複式的公務操作裡面找到可以切入的書寫點，實在是非常不容易。尤其是菜鳥公務員值大夜班的時候，終於可以靜下來去思考體制裡面公務員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文字中也有一些揭露心情的部分，看得出作者其實是有一點牢騷的。他也質疑，上班的時候公務員需要有人性嗎？這個問題非常尖銳，可是作者的個性說不定不是這麼尖銳。我很喜歡他處理「邊界」、「反彈」、「規則」這幾個重要概念，敘述渾然天成。他找到簡單過日子的方式，文末「值班結束之後忘記打卡」這樣日常的事，我覺得很有意思。這個作者好像很容易在結尾的時候神來一筆，用一個最不經意、不帶憤怒，甚至有點溫柔的方式，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一點嘲諷，是個很有意思的觀察者。

吳：附議。優點的話剛剛性傑有講到，但為什麼後來我沒有選，因為我本來以為會有爆點，但是讀到後面什麼也沒有。

水勤之夜我以為是淹大水要去救難，會發生大事情，我抱著很高的期待。他把小公務員的心酸點了出來，但他讓我失望，或許我也不應該那樣預期有什麼大水大災難，我只能說和我的預期有點不太符合，但我還是肯定小人物的那種悲愁的書寫。討論結果：獲吳鈞堯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蒼蠅〉

孫：第一次讀完所有篇章，最被驚嚇就是這篇，或許可以稱它為「厭女養成記」。作者除了寫出男性對女性的厭女，更慢慢滲透為女性的自我厭惡。結構上也蠻特別，用編號1、2、3、4、5去寫蒼蠅孵化的過程，同時把從小到大在性別上面吃的虧、受的折磨，或者是身為女性必須置身在許多男性眼光當中的不自在和痛苦，用很俐落的文字，傳神地將那揮之不去的男性的「惡」，比喻為蒼蠅，道出身為女子的「原罪」與憂傷。

吳：這篇文章其實讓我覺得很為難，具有小說感，但又有蒼蠅卵與性慾的比喻，意圖跟散文連結。在這當中就有強烈的斷裂感，像蒼蠅作為女性的隱喻，其中的結合度到底有多高？第七頁的一大串對話和第八頁也是一樣，交代性並不強。固然很猶豫但我也很想支持它，它有一個黑暗的力量，但黑暗的力量偏向小說的一種運作，不知道其他老師看法。

凌：我可以附議。我覺得這是這次看到性格最鮮明的一篇。作者處理的是「厭女情境」，裡面寫到被男性討厭女性的身份，以及

備受攻擊打壓的存在。敘述者行經性產業特區覺得渾身不自在，那種不舒服感其實也點明了某些女性的尷尬處境。在文字裡面，作者很有姿態的在敘述，文氣也比較潑辣，但是為了某種姿態，敘述腔調會變得比較刻意一點，這也是我覺得作者戰鬥個性鮮明的地方，是一個有個性的書寫者。在剝皮寮迷路那段我覺得寫得蠻好的，細節很動人。作者已經可以面對自己心裡的憤怒或恨意，交代自己的遭遇時充滿幽微的細節，處理得很好。敘述者和男性之間的衝突跟對話，可以再進一步交代。引述「愛與黑暗的歷史」、「房思琪」的大段引文都可以省略，這些引文都跟原先文氣有落差。整個結構和敘述已經很飽滿，硬要塞兩段長段引文稍嫌冗長。作品有鮮明的性格，我可以支持。

孫：作者引用林奕含，因為文章中寫「很多書我但願自己從來沒有讀過」，因此這個符號放入文本有其必要性；後面大段的引文，則是包括了一個霸凌事件，但文本中沒有把霸凌事件描述很清楚，只能知道這個事件是厭女養成的過程中的一個關鍵。

討論結果：獲凌性傑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我是鳳梨園裡長出的一棵玉蜀黍〉

吳：我覺得這篇寫他身世的追尋很有意思，敘述上就很明白——鳳梨園長出一顆玉蜀黍，長錯了地方和樣子，都有合理的質疑；但同時文本的文青風格也很濃，這樣的題目第一次看覺得特別，但多看幾次就覺得文青風格太多，有些太多，

我要放掉，因為文青風格不是我的偏好。

〈薄荷胭脂雲〉

孫：這篇寫幾個女孩子分別從桃園、高雄來到台北，如同文章中的兩種植物被移植，這些女生曾經是同學，如今紛紛邁向而立之年，有了新的人生課題。作者很輕巧地寫出女生之間相處狀況，讀她如何描述、看待自己，很能呈現當下社會某一世代的切片。通篇讀起來很愉快，因為作者文筆非常好，以輕鬆的說話觸及嚴肅的命題，包括女孩如何看待自己身體、看待自己選擇的人生、如何看待彼此共享的「南部」。另外，文中雖提及「有祕密在櫃子裡面」，但又說那櫃子無關性傾向，顯得有些曖昧。而她和戀人分租同一棟公寓的兩個房間，也頗象徵一種新時代的關係。不過，作者說胭脂雲是多肉植物，但我查了一下，胭脂雲其實是鴨跖草科錦竹草屬的觀葉植物，這是一個小失誤。

林：我附議。這篇寫得很自在，裡面很多的生活，像我們過去從學校進入職場，也許在傳播媒體工作，會遇到各式各樣不一樣的人，可是下班以後可能在一個地方喝酒、唱卡拉 OK 的時候，才會表露出原來這個人有很多心事。

黃：這篇其實是我當初圈選五篇抉擇要不要挑進去的一篇。我喜歡這篇的原因是，作者雖不在地理上的南部，卻有精神上的南部。比方有部分提到她的姊妹淘一個來自龍潭，一個是大

園，相對於台北，這都是南部。我就會思考我們寫高雄，並非限於地景，有時也可以是一種觀點。其實高雄人有很多像作者一樣到外地，我覺得她有去思考對南部做一些詮釋，這點滿吸引我的。其他優點兩位評審都有提到，讀起來蠻愉快的，很像在跟你聊這些故事和想法，這樣的寫法我還蠻喜歡的。

凌：我也想要附議這篇。剛才大家提到的優點我也很認同。不管是空間還是個人生活型態的呈現方式，當中很難得有種奇妙的幽默感，比如「我內心的阿嬤要受不了了」，那種幽默感我很喜歡。行文方式好像在女人迷網站上對女性處境的思考。另外一個優點是，作者在市中心租一個「小套房」的情境，跟高雄南部「透天厝」正好有空間上的對比，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定位、一個空間歸屬的感覺，作者在裡面沒有刻意設計，我很喜歡敘述中的渾然天成。

討論結果：獲林文義、黃信恩、凌性傑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自由的蝦〉

黃：這篇我讀到一種親切感，寫的環境剛好是我成長居住的環境，後街其實就是左營西陵街，這是這批投稿當中其中一篇寫在這邊生活的高雄人的回憶，作者回溯在海軍服役的故事，寫到家人從澎湖來到高雄的故事。他的題旨應該是在第八頁跟第九頁，爸爸從雲林開車南下去看他，他們去烤蝦子，「自由」應該是指作者在服役放假時的自由，「蝦」應該指在服役期間他的人生是被掌控的，他用「自由的蝦」去解讀

當時的感受。這篇文章讓我讀到另一個我不在場的時空，比如他在軍中讀的《愛情青紅燈》這本書，應該是長我一些歲數的人服役中所讀的書。也因此，我很期待可以藉由他的文章看見他們人生的高雄史，特別是他從澎湖來到高雄，我期待有更深刻的描述與感受，但比較可惜的是，文中我想讀到的「我忽略了、沒有注意到的高雄」仍是有限的。但整體來講我覺得這篇文章流暢樸實，是一篇有情有味的散文，特別是寫他在軍中很無聊打電話給爸爸，爸爸特地來高雄找他，到了高雄之後卻去做一件更無聊的事情，過程中流轉了父子間的情感，他沒有明講但感覺到情味，因而選了這篇作品。

孫：這篇是樸素但有技巧的寫作，光從一件事就可以判斷：文中敘述的事情應該有一點年代久遠，但作者選擇用現在進行式來敘述，能找到這樣的切入點，就可以吸引讀者更容易進入他要敘述的情境。另外，他選擇「蝦」當關鍵意象，真是神來一筆，因為他和爸爸去釣蝦並不是預計好的，只不過因為爸爸的興趣是釣蝦，他到釣蝦場後看著蝦子被烤熟、捲曲；當我們讀到最後一頁，身為海軍的他，睡在船上時，身體也不自覺地捲曲，服役中失去自由的他，就像釣蝦場中被釣起來的那隻蝦。結尾那一整段寫得非常好。

討論結果：獲孫梓評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字醜的人〉

黃：這篇是我選的，先講優點，這是一篇典型的散文寫作，

從字很醜這件小事情發揮的一篇文章，結構還算完整，主要是作者找到一個可以發揮、很有趣的題材。他寫字醜在人生之中遇到的種種窘境，包括說合寫大卡片時字體跟大家格格不入、簽公文時字醜很奇怪、他人對自己寫字的評價是鬼畫符……等狀況。讀第一次覺得還蠻有趣、新鮮的題材，可是後來讀了幾遍之後，覺得文章中流露的幽默感還是有點中規中矩。我會把這篇跟去年打狗鳳邑文學獎的〈聽說，冰箱裡有光〉比較，同樣都在寫人生的小缺陷，〈聽說，冰箱裡有光〉把肥胖寫得非常精彩創新，但〈字醜的人〉到後半段會覺得沒有這麼凝鍊，我會想多看一些字醜的人還會遇到什麼很難設想的狀況。而且後來這些事件看起來也不是字醜的人才會特別去感受到的，因此這篇文章我並沒有特別堅持要入選。

〈治病〉

吳：這篇我蠻喜歡的，破題就講到是二十年前的往事，這裡面很多奇怪的治療，因為是從前發生的事，到現在來看會有點匪夷所思，怎麼有人如此迷信、不經理智思考，去嘗試這麼多神明、收驚等民俗。結尾令人非常好奇、震驚，二十幾年過去，這只是一個母親對孩子走投無路的愛，所以這是一篇倒敘文，作者現在當然平安無事，才能把過去媽媽帶他去問診的過程寫下來。我覺得這篇文章厲害的地方在於重建很多問診現場，經由小孩子把當年母親帶他去看病的細節、倆人的互動過程非常精彩。除此之外這篇文章也保留非常草根性的台灣社會景象，我對這篇文章感受度很強，因為我有類似的經驗。

林：我想要附議。我一直覺得就像我們剛才討論的幾篇，也許我年紀比較大，有些地方比較偏執或有盲點，我不理解散文小說化，到底是怎麼回事？這篇我看了也有這種感覺，有很多對白，像電影或小說一樣。關於這點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能保持老態，但是有些東西真的無法說服我。這篇給我的感覺其實很溫暖，但是真的像是一篇小說，很像李永平、吳鈞堯的小說。

吳：這篇真的是小說感很強，我甚至是覺得像是某個片段的摘取。

討論結果：獲林文義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煙囪養大的〉

黃：我滿喜歡這篇。作者寫高雄石化工業區的處境與他的心情，他是家中第三個小孩，老二出生就夭折，長輩就在想是不是工廠污染造成的結果，所以作者出生之後就被寄養在別的地方，後來阿公覺得家人要團聚，所以在作者國小二年級時才搬回石化工業區。文本裡最吸引我的是作者處理了很多矛盾，這種矛盾有一個是來自母親的，母親對這個小孩很關愛，比方她會騎機車載他到「比較好的」學校上課，他喜歡吃火腿三明治，媽媽會跟他說三明治是不營養的，但還是買給他。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作者在媽媽的機車後座吃雞翅，突然問媽媽可不可以搬到更好的地方？但是媽媽沒有給答案，整個氣氛變得很僵硬。這篇文章中沒有強烈的反空汙、反石化汙染的破壞，只是很誠實、安靜的書寫他們家處在石化工

業區所面對的難處。他的家族多半是勞工，為了生活、工作和經濟，必須犧牲健康來換取溫飽。其實高雄是從工業中成長的都市，工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這篇文章反映了很多在高雄無聲工作的勞工，他們不會去抗議，為了生活必須犧牲健康，文章提到家裡三代都靠煙囪做勞工的過程，不慍不火，但卻隱隱有股力量與能量。後來作者到國外唸書，在歐洲也看到煙囪，差別在於那煙囪很小很可愛，他現在有經濟能力到了更好的地方，卻不忍心回頭看親屬還在煙囪下生活。我覺得讀起來令人動容，尤其處理母親關愛的部分，動作跟細節沒有刻意描寫反而深刻，讀完之後在心中有無限的後座力，我蠻喜歡的。

林：這篇我支持。從七〇年代底，中國時報高信疆先提倡報導文學，我記得我那時候都寫一些很沒營養、風花雪月的東西，到了八〇年代進入報社工作，開始寫寫實的東西時，就被老前輩罵東西太敏感、甚至說我們揭露黑暗。這篇文章就讓我回到八〇年代，我開始書寫寫實的東西的時候，我們那一代開始寫這些並不是一個使命，那個時代的台灣充滿了希望，覺得有很大的前程可以追逐。所以這篇作品有別於其他寫親情、愛情、兩性的，作者沒有蓄意寫高雄的特色，真的工業區就是這樣子、在煙囪下的污染。所以請大家再看看、再思考，我覺得這篇的類型是很特殊的。

凌：我附議。文章敘述的生活場景在林園，我自己是在仁武、大社一帶長大，跟他一樣，我也是家族裡第一個上國立大學

的，所以這個成長背景跟我的人生有一種重疊。我覺得作者寫得很好的地方是，試圖要寫一篇沒有標準答案的散文，在追尋答案的背後其實有自己的心事、有自己的情緒，逐漸交代出來的過程相當細膩動人。文本中用鹽柱與煙囪做對照，我覺得畫面感非常好，所以我很期待十一頁最後四行可以稍稍節制、省略，「打電話給媽媽」那個段落的情緒有點滿出來，其實可以留白處理，讓讀者有想像空間。以煙囪跟鹽柱的形象作為結尾，我覺得會更有力量。

討論結果：獲林文義、凌性傑附議，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給黑牧〉

林：我可以放棄。這篇顯然有一些前輩作家的身影，我只是覺得寫得很美，但這篇我可以放棄。

〈來賓來坐〉

林：這篇我不堅持，我也可以放棄。

〈三〇七室〉

孫：讀這篇的時候我會把它跟〈徙居〉比較，這次有些參賽作品都寫到單身女子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階段。〈三〇七室〉的作者相當高明，有非常漂亮的文字、百無聊賴的人生，把「再往前一步就會掉到懸崖外面」的心情寫得非常好。文中描寫她將要離開那個房間，卻又去打一把鑰匙給一個男孩子，迂迴地表現兩個人之間身體與情感上的互動，是一篇很好看的散文。

吳：我有個地方搞不太懂，雖然我很喜歡這篇作品。但文本中他已經快要退租了對不對？那為什麼還要打房間鑰匙？

孫：因為他們是「不應該」的關係啊，所以鑰匙像是一個感情的遺物。你不覺得她從頭到尾都在做矛盾的事嗎？她就是一個糾結的人，不會做合理的事。又或者，那是她保護自己的方式，打一把不存在的房間的鑰匙給一個不是戀人的男人，那麼就算被拒絕了，也不會那麼受傷。

凌：我也可以附議這篇。我覺得其中自我剖析很精彩。這次梓評挑的女性情慾書寫都是很生猛的，而且情慾的自主性也蠻鮮明。關於打鑰匙給小高這件事，很耐人尋味。我覺得小高這個「類情人」又「類砲友」的角色，寫得有種寂寞又荒涼的感覺。讀這篇的時候，我一直以為好像在讀櫻木紫乃的小說，我很難把這篇作品定位，覺得讀起來好像跟其他篇敘述方式很不一樣，有一股很奇怪的魅力。

吳：我可以插播一下嗎？剛剛性傑講到這個議題也想問問各位的看法。讀起來是小說，是讀者認定？還是作者、投稿者本人來認定它是小說還是散文呢？因為在民國八十幾年發生過，那時候阿義哥（林文義）應該也當過評審，從廖鴻基開始把散文寫得像小說，後來台灣才有一波潮流把散文寫得像小說，我都記得聽過八〇、九〇年代要防堵小說進到散文界，看起來像小說就要把它剔掉，因為散文有散文的美感，不要讓小說來破壞。

林：我來插手一下，因為梓評、信恩還有性傑你們那時候都很年輕，1979年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第一次有散文，我這個老先生很榮幸是優選獎，另外還有寫詩的夏宇和進入中研院的李豐楙。那時最特殊的竟然有一篇叫〈村人遇難記〉是舒國治老師的，散文優選獎，獎金兩萬塊，但是舒國治後來說「我這篇東西是參加小說獎啊，為什麼會跑到散文去？」這是鈞堯剛剛要講的東西。今天說老實話，我覺得這次我們看了這麼多作品，我希望不是我的偏見，有些真的很像小說。我總覺得散文是我手寫我心，我所看到的、直接的感覺；因此對白多一點類似小說的我比較不選。不過我剛才才有學習到了，等一下我相信我們在投票的時候，各位老師挑選出來的，我們一定可以從裡面挑出類型不一的、最適合的作品。

孫：散文小說化的另外一面是小說散文化，在台灣文學寫作發展過程中，文類的想像應該是越來越開放的。評審挑選怎樣的作品，也是一次又一次對於文類的定義。儘管我希望散文書寫能基於作者真實經驗，但真實與否，畢竟無法檢驗。

吳：我插個話，因為待會就要投票。剛剛在總評就有提到跨界，跨界的這些作品有很多篇都一樣，像小說也像散文。有評論提過大家都用小說的方法來寫散文，造成當中很像小說的散文獲得大獎。郝譽翔的〈午後電話〉我印象深刻，評審意見說因為寫得很像小說，所以給他散文第一名，讓我覺得很混淆，當時有很多散文要說話。

孫：有些訴諸深情的散文得獎了，事後發現，文章中所寫的情節是虛構的。或者也有某些敘事性較強的散文，有些人覺得，「哇！這好小說喔。」可是作者的人生遭遇可能真的很戲劇性，如果如實寫出戲劇化的情節就被認為是小說，那也不太合理。

吳：只好回到各自的審美原則去做判斷，說實在後來讀稿讀到後來其實我們都忘了文類了啦，說真的。

凌：我修正一下剛才講的，我不是說它很像小說，而是它的情調很像櫻木紫乃對女性情慾的書寫。

孫：有次我去訪問賴香吟談《其後》，那本書是基於現實的遭遇來寫，可是賴香吟自己把《其後》界定為小說，因為她認為以小說去處理這些素材會更嚴格的方式。作者可以有自己的認定，讀者可以有自己的質疑，這大概不會有標準答案？補充一下，〈三〇七室〉還有一點很厲害，作者很擅長意在言外。比如最後寫到浮世繪的骷髏頭，其實就是暗喻她自己，正因為她是個沒有心的人，所以想去聽別人心跳的聲音。
討論結果：獲凌性傑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兩票作品討論

〈姊姊〉

凌：這篇故事感很鮮明，我深深被它說服，作者找到一個好的敘述語調，寫「親人變成客人」的狀態，作者試圖呈現新的家庭面貌，結尾很有張愛玲的感覺——「他伸出一隻手按住脈搏，感受血液竄動的跳動聲，想到他跟姊姊的血緣關係，他覺得姊姊也在裡面。」主角人物成長過程中有悲傷、不愉快的經驗，多虧有姊姊照顧，讓弟弟有被愛的感覺。可是，當各自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之後，兩姐弟離久情疏、越走越遠，令人感慨。這篇讓我思考：主詞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用「他」跟「姊姊」作為整篇敘述的主詞。主詞的使用讓我揣測作者的動機，使用「他」與「姊姊」作為敘事主詞而不用「我」，那麼創作者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哪裡？作者是否要刻意跟事件、人物保持距離呢？人稱的使用，讓我有了一些想像。這個故事處理得非常好，姊弟之間的情感很動人。

吳：裡面的他為什麼是「他」，我的解釋是，其實我剛開始寫散文的時候用「我」的話是寫不出來的，寫自己的故事的話都會有一點小尷尬，用「你」或「他」或許可以讓事件表達更加俐落。這篇我也有投，親情散文書寫最大宗通常寫爸爸、媽媽、祖父母，但很少看到寫手足之情。這篇當中除了剛才性傑講的優點之外，還有一個很動人的地方是在第七頁，有個姊姊在弟弟惹事生非的時候要經常跟別人道歉，雖然裡面的篇幅並不多，但呈現出不同的姊弟情，後來姊姊去世，他寫道：「失去

姊姊的弟弟好像被抽掉了活力。可能沒有人追在後面管教他、喊住他，他覺得調皮也沒有意義了。」雖篇幅不多，但是對這篇文章有畫龍點睛的作用，我覺得這篇是情真意切的散文。

〈中年膨拱〉

凌：我很喜歡這篇，是我擺在前三名的作品，第一眼就很喜歡。作品講出中年人的處境，我想，「有一種累叫中年累」，那是中年勞心勞力的日常。我覺得日常是最難寫的，這對夫妻各自有本職工作，在職場上他們又有各自的倦怠。敘述者處理丈夫的部分讓人動容：丈夫一直在體制中勞動著他的情緒，到最後職業壓力蔓延到家庭生活，個人身心受創，也影響到夫妻關係。夫妻關係、中年膨拱、地磚爆裂的狀態相互呼應。家庭的基本裝設，有些災難產生，夫妻關係也面臨轉折點，但他們選擇互相支持，一起修補日常生活的居家環境。文本也講到，我們在職場上勞動到底是謀生還是找死，這些提問都是中年人（包含我自己）很關心的，所以讀起來更有認同感。我覺得處理夫妻關係與家屋修繕的時候，有一種很珍貴的共同情緒叫做「認份」或「認命」。房屋與人生兩相對照，有缺損、有裂隙，結尾提到：「保持著中年人的勤懇，配合裝修。」自我調適、自我安頓之道都是很有智慧的。本文敘述形式很像之前參賽的〈移動的書桌〉，好像是有意識地要寫成一系列「中年人的自處之道」。中年人修繕房屋的時候，暗示自己人生境遇的修繕。我很喜歡這一篇。

●

黃：剛剛性傑老師提他的這些優點也是我投給他的原因。首先題目就很創新，藉著生活中遇到的物理現象去思考人生，探討了人生困境，包括身體健康、經濟，以及如何辭職的過程，這些焦慮他都很有心得。我還蠻喜歡裡面有一些句子感覺就是一種生活智慧跟中年領悟的佳句，舉例像是「緩慢與和善，最使人沒有敵意。即使向來骨鯁如刺，先軟化再抽離，終會使得組織減少疼痛，自然而然地填補空缺。」、「不在於建樹什麼，而在於持續不斷地細心觀察，進行整修、清潔和補給。」提到關於做家务的奧義也滿有趣的。這篇文章最後有個反思，他去思考工作跟生活、工作跟家庭，就是中年人會思考的問題，也批判這個社會物質化的思維，但不會覺得特別生硬，反而是從生活現象寫觀察與思考，在層次面的部分也做得蠻成功。

吳：我覺得這篇前後的脈絡很好，利用了地板拱起的描述，但是從第二頁中間開始，我就想為什麼有這麼好的題目和設計性，但說明感卻這麼強烈呢？當他不斷做說明的時候，我覺得趣味感就淡化了。雖然性傑有提到中年的悲哀，但是中年的悲哀一定要寫得如此表面化、扁平式嗎？如果有這麼好的功力為什麼不讓它稍微有張力一點、緊湊一點呢？

林：我們的人生，尤其我們這一代經過了很多事，以前覺得可以去死掉都沒有關係，或者是為了一件事情，現在想起來才覺得何必。我想起詩人林或送給我的一句話，他說到六十歲領略到一件事情——「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記憶是沒有意義的。」，他

本來要我寫一本書叫做「沒有意義的記憶」。這真的像鈞堯講的，看到文中的膨拱、覺得地板如何如何，但他到後來一直用他的說明來堅持，變成是一種詮釋跟一種蓄意的構成和解釋，比較不自然。

凌：我要再補充幾句，我覺得我被這篇散文說服的反而是論述的部分。一般我在看散文的時候不太喜歡閱讀說明與論述，可是反而在這一篇文章，或是像去年好像有一篇紀錄片導演的作品，有純論述式的散文，其實也有迷人的地方。所以反而膨拱這個鮮明的意象不是最吸引我的，最吸引我的是他在說明跟論述的文字裡面呈現的自處之道。那其實不只是對外現象的描述，那是一個很深刻的心理重建過程，我有被這個過程給說服。

〈僅僅一個箱子〉

孫：這篇完全體現了這三年世界上所發生的幾件大事，包含香港抗爭、疫情隔離、流亡者等議題。這是一個含蓄的寫作者，文中沒有真正交代自己來到台灣的理由，但一開場就提及五、六零年代有許多中國人拎著一個理髮箱逃到香港，等於是抱著謀生工具，就可以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對這個動畫師來說也是，他抱著能夠製作動畫的箱子就來到了台灣，在隔離旅館裡面住了兩個禮拜，除了製作出一部定格動畫，也把兩週的隔離日記寫成這篇文字。作者在進入旅館前，給了自己訂了題目，一個看似甜美實則悲傷的主題：「星星噴泉」，作者解釋的句子是：「如果有一座星星噴泉像許願池一樣，

屍體的臉朝向夜空，血紅的露珠是流星引起，願望總是被吃掉。」這幾個句子很快讓人聯想到策蘭寫集中營的「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此刻我們則發現「死亡是來自中國的大師」。而這一份隔離日記，實際上也是創作日記，除了對讀者闡述動畫知識，同時也讓「停格動畫」成為不說破的隱喻，就如文末所說：「要去體驗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捉緊每一幀活著的時刻。」整篇文章，「箱子」是一直被傳遞的意象，防疫旅館的房間也像一個箱子包住他。箱子也是一個暗示，黑暗的房間像囚牢。作者說其作品〈星星噴泉〉最後在香港美術館展出，沒寫出地點，實際上那個地點是「大館」，前身就是一座監獄。因此，作品中有很多暗暗流動的線索，但作者的敘述又是很節制的，那份節制背後，有著許多沒有說出口的悲哀。

凌：讀完這篇會馬上去 Google「星星噴泉」，加上定格動畫，就會跑出作者的名字，在匿名評審的散文獎項內，我不曉得這樣是否可行……我是不會計較這樣的暴露程度，但他的名字在關鍵詞搜尋的時候就可以看見，身分就已經在文本中有一些影像出現，但作者也很技巧性地迴避了身分。當然這篇最迷人的還是文字本身，敘述有一種別緻的魅力，寫作者也找到了箱子這個關鍵的意象，同時串連起他定格動畫職人的身分，它是一種既脆弱又永恆的創作歷程，其實在策展描述中作者也有寫到他對於生命本質的思考是轉瞬即逝的無常，這便是他想捕捉的，剛才梓評也談論過優點了，那我覺得敘述技巧上能夠再思考從第一到第十四天的排列方式稍嫌單調

呆板，而兩個註釋以作者的能力應該能將概念直接帶入文本內，不用刻意再加註解，在正文內就能完整交代，這也是一篇很迷人的作品。

高雄市文化局：業務單位在此跟評審老師說明，剛剛在整體討論的過程中，性傑老師有提到〈僅僅一個箱子〉內文中提到「星星噴泉」、「定格動畫」，上網搜索關鍵詞就能得出作者的名字，但參賽徵文簡章第柒項第四點中提到：「參賽作品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者印製任何可茲辨識作者身分的記號、符號、圖像或者是文字。」方才經性傑老師提醒，此篇作者的書寫內容「星星噴泉」、「定格動畫」等關鍵詞，能夠直接搜尋到作者本人，有違徵文簡章第柒項第四點之規定。經評審老師討論後，決議此篇不列入評選。

三票作品討論

〈滷燉〉

黃：這篇作品蠻特別的是從煮食動作去談一個人，越滷越有味。他把滷燉動作描寫得蠻精彩的。文章的第一段講到滷燉要講耐心、掌廚者多累等等，第二頁提到「滷肉的氣息大概就是秘密語」、第三頁「滷燉是伴侶的雙人床」，作者有一些對滷燉這個動作特別的觀察與寫法。不過文章當中我比較好奇的是作者跟L是什麼樣的朋友關係，作者後來去住朋友L的姑姑家，好像是關係有點疏遠的人，但他竟然可以在他們家這樣的生活。不過我想

這種人際關係是要來強調滷燉，從原本不是非常熟的关系，慢慢越滷越有味道，慢慢去了解這個人、這個家的故事。我覺得這篇讀起來有某部分的設計感，但是不影響流暢度，也有蠻多寫作的創新點，特別是在滷燉這件事上，所以我選了這篇文章。

林：這篇寫得隱約、含蓄，但你會覺得作者就像是在滷、燉一個東西，讓香味慢慢出來，我覺得這個就是寄居在他鄉生活的深切體會。最主要是文本沉潛在一種意在不言中的悠長，我覺得如同它的題目，越讀越有味道。

吳：剛剛信恩提到有點設計性，文章後面把「滷燉」跟「魯鈍」重複的次數多了一點，其實不用這麼刻意。但燉東西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材料要夠、時間要夠，幾天幾夜才能把味道燉出來，那人跟人的情感要多久才可以燉出來？另外我也覺得姑姑的部分寫得不太清楚，故事的主角跟L很交好，所以姑姑愛屋及烏，但他們的關係沒有交代。這是完全集中在主題發揮的一篇，雖然是比較傳統的主題，看起來好像缺乏特色，但是有把一個主題燉好、找到一個巧思讓你讀到，還是蠻香的。裡面有些文字用很到位，是一個非常老練的作者所完成。

凌：我比較不喜歡把飲食寫得太刻意。烹飪的「滷燉」跟人生的「痴愚魯鈍」，對照重複太多次就顯得刻意。我喜歡〈滷燉〉的地方是文中的念舊之情，敘述者的個性溫柔純樸。書

寫 L 的姑姑就是一種「類母親」的存在，切入點很好。姑姑其實有自己的子女，可是她願意把感情分享給沒有血緣關係的敘述者，中間有很多很多動人的人情義理。敘述方式不是太年輕，是比較熟年味道的，處理散文也比較老派。「有些事情是要經歷時間、經歷歲月的淬鍊的」、「感情的馬拉松」、「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懂得當時人情世故，才有了領悟」可以不用講那麼明，用暗示的會比直敘來得好。「姑姑跟 L」、「敘事者（我）跟 L」兩組關係也很迷人，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可惜「我跟 L 的關係」沒有開展。措辭部分有點失準，如：「滷燉是渲染」、「我的法令紋深得可以畫刀」（應是「我的法令紋像是被刀深深畫過？」）、「L 是因公失事」（「失事」這個詞一般用在火車失事、飛機失事，人應該是因公受傷），這一類的敘述感覺有點怪。

吳：剛剛指出來之後讓我有點疙瘩疙瘩的。這些指出來的點很多是有道理的，也可能有些是作者的道理，比如說滷燉像渲染沒有錯啊，一鍋子當中有很多東西的確是很像有很多顏色的調色盤，我猜作者用渲染應該是指有好多種顏色在這當中，而逆風就是吃到風，我年輕的時候有讀過吃風，其他可能有問題，但渲染跟吃風，我覺得是 OK 的。

孫：我也有點困惑他跟 L 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覺得他可能是刻意不寫的，也許兩個人沒有在感情的馬拉松裡倖存下來？

吳：他可能想在滷燉當中寫親情，不想分歧出去寫其他感情。

孫：但這一切後來的故事都是建立在他跟 L 的關係上……

凌：他跟 L 的處境真的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進行投票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 8 分、第二名 7 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孫梓評	凌性傑	黃信恩	吳鈞堯	總得分	序位
滷燉	5	1		6	7	19	
姊姊		2	5	2	8	17	
中年膨拱	3		8	7	2	20	4
外出公投		6				6	
徙居	6		2			8	
水勤大夜	2		7			9	
蒼蠅		5		1	3	9	
薄荷胭脂雲	8	8	6	4	6	32	1
自由的蝦	1	4	1	5	1	12	
治病					4	4	
煙囪養大的	7	3	4	8		22	同分
三〇七室	4	7	3	3	5	22	同分

針對同分狀況，評審再次進行投票。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孫梓評	凌性傑	黃信恩	吳鈞堯	總得分	獎項
煙囪養大的	1		1	1		3	優選獎
三〇七室		1			1	2	佳作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最高分〈薄荷胭脂雲〉為高雄獎；同分之〈煙囪養大的〉、〈三〇七室〉經舉手表決，由林文義、凌性傑、黃信恩委員推舉〈煙囪養大的〉為優選獎；〈三〇七室〉、〈中年膨拱〉為佳作。

2022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薄荷胭脂雲〉

優選獎〈煙囪養大的〉

佳 作〈三〇七室〉

佳 作〈中年膨拱〉

